2025年8月21日 星期四
审编 黄科夫 编辑 唐召怡 排版 郝雨笙 校检 易小又

四川政协报
投稿邮箱：sczxbf@sczx.gov.cn（副刊）

成都的底色

■向湘龙

成都的底色是什么？

成都的底色，是杜甫草堂外静谧的古井、武侯祠里参天的香樟、锦里古街上光溜的青石板、都江堰中奔腾的河流所沉淀的风雨云烟。古井、香樟、青石板、河流……面对人来人往、四季更替，它们都以亘古不变的包容之姿相待。成都的底色，是春熙路的灯火璀璨、宽窄巷子的悠闲自在、人民公园的盖碗茶香、川西竹海的绿意婆娑。灯火深处生炊烟，茶香缭绕伴蝉鸣，处处巴适得很。

或许，这些还不够。

吃完火锅，花椒的麻香在舌尖还未散去。借着这酣畅，扫一辆共享单车，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骑行。迎着夏日的晚风，穿梭于古朴与现代建筑之间。无论是繁华的街区还是幽静的小巷，人潮涌动抑或人影稀疏，都透着一股不急不躁的恬逸。霓虹灯下，当年那部风靡一时的网络小说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中的故事，似乎仍在形形色色的路人步履中演绎着属于他们的情节。骑行间，耳边不时飘过几句软绵绵的成都方言，不由想起多年前，三毛在一次访谈节目里用四川话作答的场景。不知她说的四川话是否地道，只觉得分外动听。谈起对成都的印象，她说这是一座很温柔的城市，这里的人不排外，对外来者是发自内心的好。

三毛所说的这种好，这几日在成都，我还真有体会到。

那天，和孩子打车去杜甫草堂，沿途车流如织，红绿灯频繁，车在城市中走走停停。每次在路口等待时，一口“川普”的司机师傅都热情地和孩子们聊天。上高中的老大还有些矜持，读小学的老二则天马行空，和司机聊得十分投机。途中，司机不仅向我们介绍这座城市的各种掌故，还热情地为我们规划出行路线。他的热情风趣，让孩子们到了目的地还恋恋不舍。

同司机师傅一样，这里的餐饮店主也热情得很。我们住的宾馆背后百多米开外，便是一条成都特色餐饮街。去吃早餐的路上，总有店主热情地朝你招手：“来嘛，来嘛，我们这里的口味最正宗。”我们在一家老字号面馆门口的餐桌前坐下。不久，满脸笑容的老板娘就端来了香气扑鼻的抄手和杂酱面。老板娘无意中听到我们说杂酱面偏咸，便一个劲地说着抱歉的话：“我们这边的口味是偏重些，你们明天再来嘛，我们一定做淡些。”其实除了面稍有点咸，总体来说味道都很好。老板娘的歉意，反倒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。

在成都街头问路时，更能感受到这份热情。从都江堰回到市区那日，走出地铁口，夜已深。回宾馆的路上，虽开着手机导航，但夜色让街道显得有些陌生。于是，我们向路边摆水果摊的大姐问路。大姐怕我们绕远路，放下正在切的西瓜，连说带比划，直到我们完全弄明白。继续前行，我们的脚步也变得轻盈起来。

一路去感触，这里的景，这里的物，这里的人，无疑会让你对这座城市多爱几分。

从杜甫笔下的“黄四娘家花满蹊”到赵雷民谣里吟唱的“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”，成都的底色，其实映在每个人的回眸里。诚如艺术家傅榆翔所言：“这座城市既是慵懒的温床，更是理想的催化剂，让每个抵达者都在竹影茶香中听见内心破土的声音。”

母亲的凉茶

■苑广阔

给远在北方老家的母亲打电话，问她在忙啥。母亲在电话那边笑呵呵地说，在摘石榴叶子呢。我知道，母亲又要做凉茶了。这是从夏天到秋天，家里必备的一道解暑佳品。

老家小院里有一棵石榴树，据说是爷爷年轻时栽下的。如今，爷爷已经去世七八年了。母亲做的凉茶，用的是石榴树的叶子。夏天到了，人一活动就出汗，一出汗就想喝水。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，焦渴难耐，如果能够“咕咚咕咚”灌上一大茶缸母亲用石榴叶子熬制的凉茶，那才叫一个过瘾。

母亲先在灶间烧水，灶底的硬柴“哔剥”作响，不用特意照看，母亲就拿着一个圆圆的竹匾来到石榴树下，把叶子一片片摘下来。摘的时候，母亲会很小心，避免扯断枝条。母亲把摘下的叶子均匀地平铺在竹匾里，然后端到水井边，用刚从井里压出来的清冽井水仔细清洗。她总说，至少要洗三遍，这样才能把可能隐藏在石榴叶子背后的细小虫卵清洗干净。

洗好的石榴叶子，就那么湿漉漉地晾晒在竹匾里。这时候，灶间大铝壶的水也已经烧开了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水花。母亲拎起铝壶，把水倒进一个早已洗刷干净的大铁盆里。

这时还不能把石榴叶子放进去，必须等上几分钟，等水稍微凉一下才行。我问过母亲，为什么不能在烧水时，直接把石榴叶子放进去？母亲说她也这样试过，烧出来的水有一股涩味，却没了石榴叶子特有的香气，不好喝。而等水凉上一会儿再放石榴叶子，就没有涩味，只有香气了。至于说这是什么道理，母亲说不清楚，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。

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凭借经验做事，虽然说不出道理，却总也不会错。

抓一把石榴叶子撒进仍旧滚烫的水里，然后再拿一个用高粱秆编的大盖顶盖在铁盆上，就行了。这么做，主要是为了防止院子里杨树、臭椿树的叶子飘进铁盆里，那样就彻底坏了凉茶的味道，无法饮用。

忙完这些，人就该干嘛干嘛去吧。

等从地里干活回来，我总是第一个奔过去，掀开大铁盆上面的盖顶，一股奇特的香气便冲进鼻孔，用旁边的水瓢舀上满满一瓢水，“咕咚咕咚”一饮而下，浑身一下就舒坦了，难熬的暑气也随之消退。

我曾特意尝过石榴皮，很苦很涩，并没有石榴叶子泡的凉茶那种独特的香气。酸酸甜甜的石榴籽，虽然可口，也没有那种独特香味。唯独石榴树的叶子，才能制出那么爽口的凉茶！

石榴树夏天开花，秋天结果，石榴叶子却是从春天到深秋都有。所以，母亲泡的石榴叶子凉茶，我们也是从酷暑喝到秋末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觉得喝不够。

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围墙边，也有一棵石榴树。因为是在南方，这棵树很少落叶。我曾经采摘过一些叶子，按照母亲制作凉茶的程序自己泡凉茶，却总也喝不出小时候的香甜味道。

我想，一定不是南方的石榴叶子不好，而是儿时的味道难忘。我想母亲，也想家了。

情浓菌子宴

■听 松

每年雨季，故乡山林里都会悄悄地撑起一把把五彩缤纷的“小伞”，好似要为滋养它们的大地遮风挡雨。它们在杳无人烟的地方冒出星星点点的惊喜，让人顿觉生活中有那么多令人愉悦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当然，也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令人欲罢不能的美味。

每当菌香飘荡的时候，都会有不少人加入找菌、品菌大军。传闻同一种菌子，生长的位置不同，也会有“毒”与“无毒”的天壤之别，特别是长在桉树林里的更是绝不能碰。虽然我并未做过任何的研究和论证，但事关生死，我们丝毫不敢马虎，宁可信其有，也不敢信其无。加工的时候，则要牢记足量食用油、足够长的烹饪时间、足够多的大蒜这“三要素”。

雨后闷热的日子，是找菌子的最好时机。既然是找，说明找到菌子还是需要一点点运气的。有人在天还未亮时，就打着手电筒，走进黑咕隆咚的山林去碰运气。还有的人踏遍了整道山梁，翻遍了所有的腐叶或草丛，仍然一无所获。据说，鸡枞是有窝的，三两天就冒出一朵。因此有人就守株待兔般地等，看能不能守到它们自己冒出来。

又是一个菌香弥漫的时节。周末，好友小赵相邀到他的家乡建水去品尝乡野味道，说那里的菌子数量多、品种全、品质好、味道鲜。小赵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结识的朋友，至今已相识二十余载。此次同去建水的一共五人，彼此都是认识多年、心意相投的朋友。

为了让我们品尝到一桌色、香、味俱全的菌子宴，小赵专门请来自己的堂弟掌勺。原来，他的堂弟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厨师。

开始上菜了！首先端上的是一碗菌香浓郁的杂菌汤：羊奶菌的脆、铜绿菌的鲜、灰鸡枞的甜，还有黄澄澄的鸡油菌那独特的果香，无不让人回味。接下来，一盘又一盘，令人目不暇接、手不释“筷”。爆炒黑牛肝，菌子独特的香和肥厚的菌“肉”瞬间就虏获了大家的味觉；素炒鸡枞，雪白的鸡枞与青红椒搭配，鲜嫩可人；酸汤牛肝菌，不仅掩盖了黄牛肝菌略微的酸，腌酸菜带来的酸爽感觉更令人食欲大增；红烧肉炖青头菌，不仅保留了青头菌原有的鲜甜，还吸收了红烧肉的浓香；黄皮鸡枞炖土鸡蛋，黄色作底，乳白的鸡枞点缀，更像一件艺术品；菌香牛肉，牛肉与菌子的香碰撞在一起，融合升华成一种鲜美无比的浓香……再配上一盘当地有名的油淋干巴、一盘凉黄瓜、一盘素炒小青花，实在是一顿让人难以忘怀的饕餮盛宴。

席间，小赵的几个发小还唱起了《老家在建水》，提醒小赵要常回家看看，常和老友聚聚，不要让时光冲淡了彼此的感情。席末的一首《月上东门楼》，更让我们感受到建水这座滇南小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诗意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不禁感慨这些年来的相互欣赏、相互帮扶、相互牵挂、相互慰藉。我们始终没有丢失彼此，都把彼此的冷暖记挂在心。时光易老，容颜易旧，唯有内心的真诚与纯真的情谊，就像一碗香浓的菌汤，暖胃又暖心。

俏影。孔祥秋 摄

少年心事

■朱小毛

盛夏酷暑，天地之间，混沌之中，仿若一个大蒸笼，时时喷吐着巨大的热量。

日头经过跋涉，已从东海跨向了西山。起先，明晃晃，白得耀眼；到最后，如在炼丹炉膛里，被烤得通红。眼前景物好像一幅巨大的油画，以异样的色彩，呈现丰富的内容，揭示深刻的内涵。文字难以传神阐述，徒显苍白无力。

吾乡，小村。一条小河恍如一根带子，缠在村庄的前额，日夜流淌，未曾松懈、停滞。

薄暮时分，大人双抢未归。小河载着扑腾的喧闹嘈杂，顺流直下。村里的娃崽们用狗刨的方式，与凉爽的河水亲昵接触，划出一段美好欢愉的童年时光。

河岸，有一小片的树林。那些树木以站立的姿态，遮挡落日的斜照。葳蕤的枝叶送来阴凉，倾情奉献给小村嬉戏玩耍的孩子们。

树梢上的知了也挺知趣，止住了长鸣，仿佛在观察着孩子们的动静。间或一两声情不自禁的呐喊，那定是为在水中比赛的孩子们加油助威。

树林的邻居，是大片的草地。夕阳的万道流光，把草地染得黄黄绿绿。那是油画师不停地搅动调色板，堆积成浓稠的色块。肚皮圆滚的老牛，悠闲地打着响鼻，双眸慈祥，凝视远方，定格成一幅充满古意的田园画。

狗尾草在微风的怂恿下兀自摇曳，仿如窈窕少女在音乐中舞蹈。苦艾草、益母草散发着芬芳，那是夏日独有的气息。猫儿、狗儿撒着欢在草丛里窜来窜去、翻滚打闹。

三五少年，躺在草地上，双手枕头，嘴唇叼着碧绿的草叶，吹奏出不知名的小曲儿。另有一少年，躬身坐于草地，两腿拱起，双手环绕膝盖，凝神眺望对岸。那驰思遐想的神态，静默成生动的剪影。

那个剪影少年，便是如今在纸上码字的中年汉子。

凝眸远方，无声传递着少年维特之烦恼。少年心事谁懂？任一腔念想，如水，向东流。

“碧玉眼睛云母翅，轻于粉蝶瘦于蜂。”先人的诗句，胜于一纸白描，静中有动，动静相宜。半空中那些精致玲珑的红蜻蜓，看似抬手可及，却总是若即若离。疲了倦了，它们俯卧于草尖。若你稍有靠近，它们立即敏捷地起飞，落到另一片树叶上。偶有一两个顽童意欲捏住它们，小心翼翼紧随其后，却始终难以捕获，露出焦急神情，又有些欲罢不能。

“晚霞中的红蜻蜓哟，请你告诉我，童年时代遇到你，那是哪一天……”村里小学堂的音乐老师用风琴伴奏的这首歌，时常萦绕在我耳畔。

童年时遇到的红蜻蜓，还会飞进我的梦乡吗？

菰雨生凉

■王太生

菰，植物中的隐者，赤足卷腿，生长于湖荡深处。

夏日菜市，常看到有人在卖菰。刚出水的菰，淡绿透着牙白，身上沾着些许浮萍，让人想到风起于青萍之末——绿草摇翠，烟波漫卷，吹来沁人心脾的菰蒲清香、荒野气息。

湿地或沼泽里的菰，长成一种地老天荒之势。而在江南园林里，这样的水生草本植物与建筑结合在一起，便成另一番意趣。

“菰雨生凉”，这四个字，有烟水气息。我见到时，字悬在木匾上，是在苏州同里古镇的退思园里。

退思，让人望而思其义，园子的主人已不再大红大紫、大富大贵，他从热闹处转过身来，从喧闹转向寂静。

寂静的住所，自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。

这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劳碌半生，回到家园，吹风乘凉。他相信，心定自然凉，更何况还有雨、有植物，所以手摇蒲扇，动作不紧不慢，姿态不疾不徐。

园主人坐在亭子里，看书、打瞌睡。亭子近水，四周长满野菰、荷叶、蒲草，群鱼浮头，蜻蜓款款低飞。雨说来就来，来时风满亭。雨过之后，水雾缭绕，生氤氲凉气，翠色和烟老。

文人喜欢与菰相伴。天地植物，有水则有灵气。清代扬州文人焦循的书斋名曰“雕菰楼”，名气极大。四面开窗，窗外曲水环绕，春草夏蒲、秋茭冬苇，尽收眼底。焦循自己在诗中说：“开窗但杨柳，坐久身不知。鹭起人烟尽，牛鸣即涧迟。闲心变书史，病骨识天时。昔日张公子，犹有千首诗。”如今，焦循的那座小楼早已荡然无存，但有一丛野菰，从未消失，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，仿佛还在窸窣作声。

菰，又名茭白，生于浅水的草本植物，叶似芦苇，根茎可食。秋天结实，皮黑褐色，状如米，故称菰米，亦名雕胡米。

关于雕胡米，《西京杂记》中有个故事。西汉时，有一个叫顾翱的绍兴人，从小失去父亲，独自侍奉老母，非常孝顺。母亲喜食雕米饭，顾翱经常带着子女去采摘，还疏导水流亲自种植，大有收获。他家住太湖边，后来湖中只生长雕菰，也没有别的草，虫和鸟从不来扰。

一碗雕米饭，宋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说，“曝干砻洗，造饭既香而滑”。林洪的餐桌上，总有许多这样散发植物清香的饮食，尽得林木水泽之气。

不过，多数人不知道雕胡米，茭白才是寻常物。

茭白这东西，从前水乡人不吃，见外面的人吃，也跟着吃了，就像抓到螃蟹的人，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。

我以茭白入菜，通常切丝炒肉，油光浸润，二味渗透，煞是好吃。至于《随园食单》所提茭白的另一做法，“切整段，酱、醋炙之，尤佳”，则完全是一派山川清雅的素食滋味。

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很有意思。茭白这名称似乎有些俗，称它为“菰”，就显得雅，易入诗入画。

在我的家乡，茭白被称为高瓜，长在水泽里。我一直觉得水中有植物的清香，蒲、苇、菱、荇菜……也有菰。这些水生的植物，让水体有一种独特的淡淡香味，释放出水流相送的生命活力。

还是回到“菰雨生凉”：雨水落在菰和其他水生植物上，凉风既起，暑热散去，虫儿开始窸窣鸣吟……

其实，一场雨后，天色向晚，荷雨会生凉，蒲雨也生凉，只是没有“菰雨”来得雅致。

我要是早生一百年，大概会在一场雨后拜访退思园这座江南老宅子。

虽然林洪把菰米饭说得米粒香滑，我倒是想象着园主人家中正用柴火熬着一锅菰米粥。

暑意消退的园子里，菰米粥大概才是最相宜的饭食。当然，再配上一盘茭白炒肉丝，就最好不过了。

有海的夏天

■陈 裕

我居住的城市西临渤海，是一座海滨之城。我的第一次海边之旅，就是驻足在城市的西海岸。这里被人们叫做“永远角”。

永远角，是渤海滩涂上的一片湿地。一条长长的柏油马路在永远角一侧临海延伸，很多人来此观海景、沐海风，看潮涨潮落。晚间，不少商贩在海滨摆起了美食摊位，游人便可一边赏海景一边吃美味。

夏天，我常常选择傍晚时分来永远角看海。此时，海风轻柔地抚摸着脸颊，几分咸湿几分清爽。海面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细碎的金光。远处海天相衔，由清晰向模糊过渡，仿佛正在绘制一幅印象派的大作。此刻的太阳早已失去白天的炎炽，温润得如同脉脉含情的女子。沙滩上游人的脚印被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抚平，转眼又有一行脚印出现，海浪便追逐而去，嬉戏如顽童。空气中，海腥味儿有些浓，晚霞也抛来一种独特气息，融入空旷的海滩。傍晚时分的海边，静谧而悠远，只有海水一波连着一波，轻轻地低吟。

很多人脱下鞋袜，走进海水里。我也跟随着人流，与海水亲密接触。海水轻轻拍打着脚面，一次次与我顽皮逗闹。一个小女孩兴奋地去追逐浪花，海浪涌来，弄得她不知所措，瞬间失去平衡，仰面摔倒，那茫然的小表情，逗得旁人抿嘴而笑。一对情侣，头挨着头，肩并着肩，高高举起手机自拍。还有人拍下落日之际的远景，发在朋友圈里，分享瑰丽的海滨夕照美景。

大海退潮后，滩涂上留下各种各样的海货，蚬子、螃蟹、海星……这时，赶海的人拿着小铲子和塑料桶来挖蚬子。他们在沙滩上四处寻找，沿着海水退去的方向，越走越远，直至变成视线中的小黑点。

在永远角的南侧是一座海滨浴场。这里与永远角形成强烈的反差。永远角是宁静的，而浴场却是人欢马跃式的欢腾。这里有盘旋的滑水梯，有翻涌的水浪，有安稳的气垫船。人们在海水里尽情享受着与水为伴的欢愉，无论老少，个个乐开怀。

我还是比较喜欢永远角的幽静。海水之上的一切景致，仿佛都在诉说着蓝天大海的无限缱绻。特别是夕阳落海时海天之间的色彩变换，简直令人心醉神迷。

走累了，坐在海边的小吃摊前，点上一杯凉饮，面朝大海，心下惬然。喝一口清爽的饮品，远眺细碎的金光在海面上发散开去，一缕轻柔的海风掠过发际，让人卸下白日所有的疲惫，仿佛可以把一切都交付给这片海。

夕阳西下，落日彤圆，海天共醉，大自然用最美的画卷展示着无限风韵。每次观海之后，我发觉自己的心胸也变得像大海一样宽广、一样澄明。

晚归。李陶 摄

■社址：成都市锦江区静平路780号4楼 ■邮编：610023 ■全年定价：260元 ■广告、发行服务热线：(028)86167297 ■四川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地址：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一路666号